小腆紀年

小腆紀年坿攷卷第九

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合徐鼒譔

乙酉我

大清順治二年春正月明宏光元年是歲南都亡唐王立於福州稱隆武元年魯王監國紹興以明年稱監國魯元年

乙酉朔日有食之明福王在南京免百官朝賀攷曰聖安本紀繹史俱云免百官朝賀而南都甲乙紀則云御殿受朝賀又聖安本紀不言日食但云大雪免朝賀蓋是日因雪不見日食也

自臘迄春陰凝不霽是日大風拔木雪數尺史可法以糧餉不前諸軍飢餒斷葷酒

庚寅明以新殿推恩加閣臣銜史可法辭不受

加史可法太保兼太子太師建極殿大學士馬士英少師

、兼太子太師中極殿大學士王鐸少保兼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各賜蟒衣一襲廕一子尚寶丞可法辭許之是日中書舍人林翘疏稱雷聲自北至西占在趙晉之野有兵日在庚寅主口角妖言翘江浦人善星術馬士英之在戍所也翘卜其大用士英神其術而薦之令以一品武銜蟒服趨事

壬辰立春日流星入紫微垣

癸巳明南京大雷電雨雹

尋張縉彥奏十一日乙未午刻河南滎澤縣邨郭忽見大城堞門舉具踰二時方隱天官家云廣莫之氣成都今河南茫無人烟故也

明命黃得功劉良佐進屯潁亳高傑進據虎牢得功良佐受命不行

明總兵劉洪起敗闖賊於襄城

時副將劉鉉郭從寬總兵王之綱許定國擒斬僞官洪起先後斬獲三千級敘功獨多加二級

甲午明修奉先殿及午門左右掖門

丁酉明許定國誘殺興平伯高傑以叛降於我

大清初定國負其功不得封上書詆傑爲賊傑常曰吾見許必手刃之傑之北征也定國懼見討既遣子爾安渡河投誠於我豫親王多鐸而又貽書史可法求自全計可法語其

使曰許總兵何地不可居而必睢州乎既聞程繼孔被誅益懼傑至睢州定國先數十里跪馬首迎傑扶起之曰若總兵奈何行此禮顧爾衆安在定國故毀其軍以贏見明日傑召定國而詢之曰若豈不知我之將殺汝而顧不去何也定國頓首曰固知公之怒也然不知其罪傑曰若果疏名我爲賊安得無罪曰此定國之所以不去也定國目不知書倉皇中假手記室誤入公名定國不知疏中爲何語以此殺定國不亦冤乎傑索記室者姓名定國曰彼知公之怒也先期遁迹之不獲彼先去而定國不去以明向之名公者非定國意也傑見其詘服憐而信之有千戶某投牒云定國謀汝傑故以示不貳馬前笞六十送定國誅

之遂刑牲約爲兄弟定國飾美姝進傑屏不御笑謂之曰軍行無所事此弟酋之俟我功成後以娛老也定國唯唯退時傑大營去城二十里懸王命旗於城闉曰非有令不得入從傑入者左右驍健二百人傑語定國北行定國曰山東偶憩傑曰弟人傑也何無丈夫氣兒女子願去則去否則殺之以絕他念弟不忍者吾爲弟除之定國驚曰此結髮婦非他比當即隨行十三日丁酉定國燒燈張宴具樂已侍傑飲而令其少弟許四者飲諸將於別所婦女賓客相雜坐酒酣坐者覺有異起而耳語傑曰許四志意失常將毋謀我乎傑推之以手曰去夫何敢其人退意亦安之於是三百人皆醉傑所居者睢人甲第也垣牆高而四

周有重廊複室將佐就別所擁妓臥傑榻畔惟二三治文書者與傳事小兒漏將殘屋瓦歷然有聲傑驚視則壯士數十輩踰垣入傑索所備身鐵杖則已烏有倉卒奪他人刀步鬭傷脅被執定國蹀血南面坐曰三日來受汝挫辱已盡今何如傑大笑曰吾乃爲豎子所算呼酒來當痛飲死三百人者聞變聲欲起則爲妓所擁無脫者惟一人伏牀下免明日日中城不啓李本深王之綱郭虎攻南門入則定國已渡河北去睢人知其事者皆已逃諸將遷怒於睢旁之二百里悉屠之史可法至徐州初聞弗信旣知之則大哭知中原之不可復圖也定國之逆予也言傑以五千人圍睢城請我師馳救尋疏報傑已用計擒斬請發兵

請殘寇焉

戊戌明禁宗室入京朝見

徐鼒曰特書何譏也君子謂親親之誼爲已薄矣停換授可也禁朝見不可也

明佃丹陽練湖

太監高起潛請佃練湖歲可得五萬金從之

壬寅我

大清兵取西安闖賊走襄陽

王師入陝前鋒參領索渾等敗賊於靈寶正月戊子敗賊將劉芳亮李自成親率兵來戰又敗之乙未

王師過潼關僞巫山伯馬世耀以六十萬衆迎戰而敗乃僞降

丁酉入潼關斬世耀自成欲返據延安而降將唐通以自成遇其家之酷也從黃甫川過河谷英李過俱潰逃惟李錦以榆林一軍從自成知西安不能守令田見秀燒倉廩出東門由商州龍駒寨走武關以入襄陽方自成之命見秀焚積聚也欲並燹宮室市里會自成已去見秀曰秦人餓留此米活百姓止燒東城一樓追及自成於商州曰已焚矣宋企郊等皆於道亡牛金星亦留而從其子於襄陽

初自成入秦諸僞將訪宗族修墳墓田見秀獨不然親故有至者遺以金帛促之去及敗劉宗敏等宗族誅墳墓發見秀獨不知爲何邑人以是獲免云

明命在京諸臣自陳

御史劉光斗請鑒別大臣詔衰頹庸鈍者自行引退

癸卯明中旨以吏部左侍郎蔡奕琛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丙午明起逆案左都御史唐世濟以原官管右都御史事

庚戌明禁章服違制

趙之龍言章服違制王毘之命武臣自公侯伯而下非賜肩輿並騎馬坐蟒斗牛并奉賜麒麟白澤非勛爵不許借用

徐鼒曰特書何嘉之也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辛亥明以衛允文總督高傑標下鎮將兵馬

允文字群趾韓城人崇禎辛未進士授庶吉士歷編修司

業中允論德京師陷被賊拷掠乘間南奔高傑以同鄉故薦之留監己軍聞朝中有嚴治從逆之命允文懼欲媚士英以自解乃疏言國家兵事關鎭臣糧餉關部臣督師督也且可法淚得名耳陛下若念擁戴功則爵之侯伯優以廩餼毋令久當津要爲也可法因上疏乞罷且曰臣討賊未効妄冀還朝臣雖至愚計不出此顧遣君父之變腆顏命之重臣何自安王切責允文而諭可法盡職然士英心竊喜之攷曰繹史謂允文受僞命誤也允文以剃髮被掠者未受僞職也又謂疏劾史可法在房壽事之前亦誤也據史公求退疏上於乙酉正月二十四日聞允文劾疏亦當在正月也允文方劾可法而士英即以是時擢爲總督分史公之權而掣其肘也既而睢州變聞傑兵奔潰不可[illegible]立相離良可法遂至徐州撫[illegible]殘兵坐以待且召諸[illegible]臨血

盟立傑子元爵爲世子甥總兵李本深爲提督爲請卹於朝一軍帖然士英聞可法之得傑軍心弗善也乃擢允文爲兵部右侍郎總督興平營將士兵馬經略開歸將士懷憾不平於允文莅任日無一人至者可法再三慰諭之若忘其角効已者傑軍士益以此歸可法卽允文亦心折焉

明舉人劉道貞起兵復邛州不克死之

道貞既敗賊於雅州小關山賊還據邛道貞命其子畹度以兵來爭賊搜獲道貞妻王氏環刀械頸令招其子王氏大罵不從賊支解之衆家百口俱死畹度亦以戰歿參用蜀碧云乙酉正月事

明綿州諸生葉大賓誅獻賊黨於邛州

賊矜大賓牧邛州大賓佯受之而密與紳民謀衆事給賊將曰蒲江要害聞有警宜調兵往賊信之分千餘人往又曰大邑隸邛將軍責也恐有變亦宜調兵往又分千餘人大賓乃矯令殺賊帥保護州民萬餘奪西門而去（攷川蜀紀云乙酉正月事）

二月乙卯明命淸釐濫冒勳衛

時東川侯勳衛胡家奴不法兵部言東川久已革襲成喨向無勳衛皆草創時濫冒命淸釐之又命核北都錦衣衛官之南奔者

明以王驥爲湖廣巡撫

左良玉薦太僕寺卿王驥可任巡撫乃以驥爲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巡撫湖廣辭任不許

明太監高起潛請開納銀贖罪之例

王曰納銀免死則富家豈吏何所不至流罪以下或可贖

耳下部酌議

己未明以阮大鋮爲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仍巡

江防

大鋮之奉命巡江也陛辭疏云從來巡行之役減騶從嚴

關防絕餽遺破情面此凜官箴立聲名之事爲今人所難

而稍稍自好者易辦耳其於制勝敵愾何預哉御侮典之

驍乘而破柱莫伸於大敵充於陵之蚓操而陸沈罔救乎

神州正恐溺職負委去踰則骫法其間不能以寸耳臣自

髮漸生丹心未死一飯之德少不負人況乎君父再造之恩踵頂難酬之遇倘犬馬不伸其報卽豺狼豈食其餘此臣受事之秋卽以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八字與二三同志共濟之臣交勉而矢之天日者也既抵任則一切罪事不問專以結黨斂賕濁亂黜陟爲務倉場侍郎賀世壽引疾去大鋮密遣人劫之江中營欲能撫按科爲令納金於官則科者免爲者用否則反是白丁隸役輸厚金立躋大帥其謬誕黷貨如此

明以工部左侍郎高倬爲刑部尚書

倬字枝樓忠州人天啓乙丑進士崇禎初以知縣入爲御史[illegible]不謹下吏遣戍釋歸起上林署丞累遷南

京太僕卿十六年二月擢僉都御史提督操江其秋採江改任武臣劉孔昭召倬別用未赴而北都陷福王立改工部右侍郎御用監內官請給工料錢置龍鳳几榻諸器及宮殿陳設寶玩金玉計費數十萬光祿寺請辦御用器至萬五千七百有奇倬上言國家草創民愁財匱宜力行節儉爲天下先昔衞之亡也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通商務農故能立國今大難未夷百萬之師嗷嗷待哺司農無以應之致觖望掠食卽君臣綈素示以匱乏彼尚未必信豈而乃雕鏤華彩欲飾美觀乎皆不納旣解學龍被劾削職乃以倬爲刑部尚書

明命太監李國輔開採雲霧山給事中吳适疏諫不聽

有上書言開化德興雲霧山開之可以助國者國輔具疏請往給事中吳适疏言雲霧山即封禁山北通徽池南連八閩東抵衢嚴西界信州唐宋以來每為盜藪其間深谷窮淵虎狼接迹險阻極目無徑可攀且地接祖陵龍脈為神京右臂歷朝禁止樵牧封禁所由名也英宗初年遣官採木地方棍徒互相煽惑壞奪小民兼多內外官屬供億之費數邑坐困民不聊生近山良民遂為鳥獸散大盜鄧茂七等聚眾數萬藉以為窟合四省兵力討之十四年乃殲定本行照舊封禁往轍益可鑒也臣竊以界通四省境地相距內閩段嶺外多絕谷綿延亘疊嶂路崎嶇封禁既久山[illegible]開墾不便一林莽尚深重崗疊翠毒蛇猛獸生育繁

滋一旦開伐奔突狂噬傷人必多不便二邃深幽奥逈絶
怛寒氷不通舟陸難移運不便三乘傳驛騷有司困於供
億吏胥假公行私而力田小民棄本逐末消磨歲月土田
有荒蕪之慮力役多死亡之憂不便四興朝舉動天下仰
望以卜安危今以無益害有益之事搖動人心傾危四省
垂之青史貽譏後世不便五遠邇傳聞必且蜂屯蟻聚競
營巢穴招奇召禍糾求無方是使盜賊復生而殺戮再見
不便六況臣訊之父老僉云此山地連陵寢自正統初開
伐致傷地脈釀土木之難洩山川靈氣不便七舉此數端
有害無利伏惟陛下採擇國輔亦疏請中撤俱不許馳視
如适言報罷國輔司禮韓贊周養子也贊周頗有憂時之

心國輔提督勇衛營在宮中多所匡救馬士英惡其不便於己也屬所私以開採事誑國輔請往其實意不在開採也及國輔奉命往浙士英因授其子馬錫以勇衛營篆遂之疏論也士英深銜之攷曰本南都甲乙紀

徐鼒曰自來言利者多進開採之說而卒之得不償失禍害旋見如明萬歷之礦稅其尤甚者也而或有開水利濬淤塞爲言者其事宜亟行之顧格於衆議而阻難者何哉庸人好奇異而狃目前貨金銀而忘本計也同時巡按周元泰戶科給事中錢增疏請濬劉家河下部議而中止錢增之言曰蘇松常鎮杭嘉湖七郡之水以太湖爲腹以太海爲尾閭以三江入海爲血脈蓋自吳淞淹塞東江微細

獨存婁江一派而婁江之委七十里曰劉家河乃婁江入海之道東南諸水全恃此以歸墟不至橫溢泛濫者則帶水雖長之利也元時劉河最深巡艘市舶之所集近日淤沙淤塞於是東流之水逆而向西涓滴不入灌溉無資非之歲歲旱魃乎疇隴坼人牛立槁雖復桔槔如林從何乞靈海若然此就旱暵言耳萬一大浸稽天七郡洪流傾河倒峽震澤不能受散漫橫潰勢必以七郡之田廬爲壑東南數百萬財賦[illegible]逝波其如國計何哉吾故因述之疏而附及之俾後之籌國者有所擇焉攷曰錢增疏見南畧

明巡按浙江御史彭遇颸爲民所逐猶改調淮揚

遇颸崇禎癸未進士附馬士英授職方主事誕說鑑湯召

對稱旨改御史巡按浙江自任募兵十萬或曰餉將安出曰搜括可辦也以家丁數百人行至杭州掠市錢杭人蹋署門逐之撫臣張秉貞以聞士英以遇飈遴材調淮揚

徐鼒曰不曰浙江民逐巡按御史某而曰爲民所逐何罪不在民也猶改調者何猶者可以已之詞也樹黨殃民至斯極矣

明加鹽課

遣戶科給事中倪嘉慶中書胡承善督鹽於瓜儀加鹽課引五分史可法疏言揚州城內有總督有提督有鹽科今又添監督人人可以剝商商本盡虧利歸豪猾不足之害仍坐貧自受之

甲子明加思宗皇太子謚

謚太子曰獻愍定王曰哀永王曰悼或曰明有太子北來之信而預定謚以絕之也

明增派浙閩餉二十萬

明史可法請以高傑部將李本深（攷曰本作本身）爲提將不許命太監盧九德馳諭黃得功還鎮

時傑妻子尚在揚州可法請以本深提督軍馬與諸裨將分屯梁宋閒劉良佐上書追論傑罪又與澤淸得功合奏高傑無寸功驕橫淫殺可法乃欲其子承襲本深爲提督足何肺腸請分其衆將之馬士英持不可曰衆所部烏可輕屬人假諸將以軍號待高元爵長而還之王從之令那

氏同元爵照舊統轄本深仍領前鋒俟有功優敘以提督

體統尊故不許也尋邢氏上書固請以本深提督衛允文

亦具疏如邢氏言從之命未下而得功引兵趨揚州擴欲

言曰罔當以此州還我可法在徐州聞之馳還揚州遣同

知曲從直中軍馬應魁入營問故得功曰吾爲大將功最

多僻處瀕江小邑高傑有何勞績而食數城姑念其死剖

以高郵寶應江都三縣養其妻子足矣餘非高有也可法

曰君非不知將軍功又非愛高而右之也徒以彼士馬多

令不一今日驟奪明日必亂是將軍首難也其異於興平

者幾何得功揮其衆少卻王命太監盧九德高起潛宣諭

曰大臣當先國事而後私仇黃得功若向揚州使高傑兵

將棄汎東顧敵人躡之而南誰執其咎朕於諸藩恩禮有加諸藩亦當恪守臣節無輕聽以誤國家又諭可法解諭得功毋與孤兒寡婦爭構得功不得已引還奇左良玉疏言忠府將同壓朗袁繼咸亦疏言興平有可念之勞詔贈傑太子太保許其子襲爵

徐鼒曰聞之吳駿業曰靖南雖以王命解去然其中不無怏怏馬阮因之靖南遂爲其所用嗟乎自古釁孽之生非人力之所可及在督師止以大計用興平而靖南未能以苦心量師相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信哉其爲腹心之難也

明哉九江額餉總督袁繼咸疏爭之不聽遂請能不許

繼咸字季通號臨侯宜春人天啓乙丑進士授行人遷廣東道御史累官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九江諸軍務甲申三月以前事詳紀傳京師陷史可法遣人約勤王繼咸率師至安慶而福王監國詔至繼咸慮艮士左右無正人必生異議亟致書言福王倫序之正遂同入朝艮玉得詔果不拜問繼咸言開讀如禮旣晉四鎭伯爵繼咸入見面陳封爵以勸有功無功而伯則有功者不勸跋扈而伯則跋扈者愈多王深然之繼咸又言皇上即位之初雖以恩澤收人心尤當以紀綱肅衆志蓋君德剛毅爲先不可使太阿倒持竊慮冬春之間淮上未必無事控雖然願奉六龍爲澶淵之行王作色謂臣姜曰廣日所言非

遽爲此事要不可不存此心又詔樹前密奏曰左良玉雖無異圖然所部多降將非孝子順孫陛下初登大寶人心危疑臣當馳還汛地王是之繼咸赴闕責史可法不當封傑等疏陳致治守邦大計言金陵之界限在大江而淮南江北爲之屏蔽金陵之咽喉在襄陽而湖南襄樊爲之門戶今淮南江北無慮也叛將潰兵盤踞其間小民囂然喪其樂生之心此不可不加意措置湖南新經喪亂千里蕭條宜遣重臣撫治選補廉吏衛和難民招徠商賈通巴蜀黔粵之貨襄陽爲古今必爭之地必設重鎮重鎮必宿兵兵必責餉修城置器諸費不貲皆不可不早計也大襄樊守則可由宛葉以圖關中淮南江北守則可由歸德以圖

河南亦可由彭城以圖河北攻守之大勢如此也又言致治必先得人高宗知李綱趙鼎之賢而不能用用而不能信而以汪伯彥黃潛善秦檜湯思退諸小人參之以致土勢日卑親恥不雪其得偏安一隅猶幸耳國難雖殷老成未謝以臣所知若劉宗周吳甡黃道周楊廷麟華廷秀諸人著名先朝至今思其議論於後之晰炳如符籙使先皇早用其言豈有今日馬士英以爲刺已深恨之命湖廣巡按御史黃澍監良玉軍挾其勢劾士英罪可斬士英遣緹騎逮之澍乃陰諷將士譁譟成爲留江漕十萬石餉十三萬金給之且代澍申理劉澤淸之訴奏姜曰廣也繼成又馳疏申辨士英愈怒欲敗壞其事凡所陳奏及題用監

司郡縣官悉停寢而阮大鋮在兵部於繼咸奏調部將必
俟行賄方給敕印由是諸將愈解體先是楚將楊國棟張
先璧黃朝宣等潰卒數萬人劫掠蘄黃間繼咸陰以恩撫
之使無爲艮玉用疏請湖南總督速莅任收士卒心而士
英不聽令艮玉鎮全楚艮玉得盡收先璧等軍其勢愈張
繼咸貽書朝臣左兵不可不備宜稍加督撫權示相維勢
士英終不省繼咸乃因賀元旦上疏曰元朔者人臣拜手
稱觴之日陛下當以爲嘗膽臥薪之時念大耻未雪宜以
周宣之未央問夜爲法以晩近長夜之飲角觝之戲爲戒
省土木之工節浮淫之費儆諭臣工後私闘而急公讐臣
每歎三十年來徒以三案葛藤不已要典已經焚毀何必

復理其說書未進亟寢之書已進亟毀之至王者代興從古亦多異同平勃迎立漢文不聞窮治朱虛之過房杜決策秦邸不聞力究魏徵之非固其君豁達大度亦其大臣公忠善謀翊贊其美請再下寬大之詔解圜扉疑人之囚斷草野株連之案王降旨俞其言而士英等方以要典排善類益不喜蕺其餉六萬軍中有怨言繼咸爭之不得因力求罷又不許

徐鼒曰書繼咸請罷何傷良臣之失職也以良玉之驕悍而繼咸能馴擾之非特忠義感動激發亦其才足以馭之也使當日畀以重權收集潰散則朱存能與彭寵溫嶠可制王敦何至以石頭之師興晉陽之甲哉所由太息痛恨

於馬阮也
明禮部尚書顧錫疇罷
御史張孫振逆案人也劾錫疇險邪以其請削溫體仁謚
而謚文震孟也命致仕去
明命於蘇州織造大婚冠服
徐鼒曰常事耳何以書譏侈也箕子曰彼爲象箸必爲玉
杯舉一端而其他可知矣
丁卯明蔭方孝孺裔孫五經博士
明殉難山西巡撫蔡懋德子方熠疏請卹典不許
時卹典濫行前薊遼總督吳阿衡以飲酒不能軍遇害謚
忠毅順天巡撫陳祖苞以不堵隘口下獄死復原官濟南

巡按宋學朱以城破無下落贈大理寺少卿他不可悉數

而方燡為父請卹謂其縱賊渡河一死莫贖竟不許論者

謂懋德家貧所致也

明賜伏法太監劉元斌王裕民祭葬于逆案孫大化徐景濂

劉建元等卹典

徐鼒曰係之不許蔡懋德卹典後何同時事也彼不卹而

此之卹顛倒錯亂之政古未有若是之甚者也吳阿衡陳

祖苞之卹何不書曰猶有辭也且不勝書也

明命太監高起潛安撫高傑將士駐揚州

李本深等冒得功向揚州棄汎奔還王命起潛駐揚州安

撫傑妻邢夫人慮稚子之孤弱也知史可法無子欲以其

子元爵[illegible]嵘之可法不欲或獻策曰渠高氏有高監在公盍主盟令父其父而子其子次日邢夫人設宴將吏畢集起潛忻然諾之元爵拜邢氏亦拜並拜可法可法不受璟杜走明日起潛宴可法甫就坐令小黃門衣蟒者數輩挾可法坐不得起令元爵拜邢夫人亦拜父呼之可法不得已爲諡歎夜坐屏人召應廷吉入仰視曰紫微垣星失曜奈何廷吉曰上相獨明可法曰吾昔爲上相今瑤草矣致曰士英字瑤草雖然輔弼皆暗上相其獨生乎愴然者久之

已巳明諭宗潘勳戚武臣不得非法罔利

時武臣借口助餉往往破人產延陵朱一馮者已革巡撫也家殷富爲衆怨所歸史可法嘗造廬請助餉萬金以塞

衆口一馮不答及高傑鎮揚虜訴者沓至傑疏於朝王以一馮身爲大臣多藏厚亡大喪縉紳之體命察其田產一馮浮海遁入閩其子庠生號長源者匿冬追比至隨其二指焉（攷曰參南都甲乙紀青燐屑）王諭部臣曰捐助原聽民樂輸抄沒乃朝廷僞行豈刁民獻媚報仇之事宗藩勳戚須敬禮士大夫與地方相安不得非法罔利詩給事中吳希哲奏假宗冒戚僞勳奸弁橫行不道虐民戾商命嚴緝之

癸酉明欽天監奏日月色甚赤

王曰是何分對何無占候其訪術者舉用

甲戌明進蔡奕琛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攷曰南都甲乙紀以爲壬申事）

明追封弟由榘爲穎王

乙亥明禮部請朔日命侯南郊禮成行之

徐鼒曰特書何譏慢也

丙子明改思宗廟號曰毅宗（改曰南都甲乙紀以爲甲戌事）

先是趙之龍奏思非美諡請改不許至高宏圖顧錫疇已去位禮部余煌上言曰按諡法道德純一曰思追悔前過曰思先帝憂勤十七年念念欲爲堯舜者也遭家不造亂階頻起而所用之人又皆忍於欺君卒致誤國於先帝何咎焉道德純一則似泛追悔前過則似譏於覲揚無當也且唐宋以來未有諡思者周之思王漢之後主闇弱何足述乎諡法有功安民曰烈今國破家亡以身殉國何烈之有若激烈之烈又非諡法之謂也周之烈王威烈王漢之

昭烈魏之烈宗唐之光烈帝未嘗殯葬也他日書之史冊將按謚法乎不按謚法乎故曰思烈二字舉誤也然則謚宜云何先帝英明神武人所共欽而內無聲色狗馬之好外無神仙土木之營臨難慷慨合國君死社稷之義千古未有之聖主宜尊以千古未有之徽稱考訂古今不得已而擬其似當謚曰毅宗正皇帝從之攷曰余燿故見臺灣外紀據云禮部尚書誤也時尚書為蔡奕琛燿故誤禮部之官也

明封慈𤇺為崇王攷曰李自成之陷汝甯也執崇王由欐令諭降州縣由欐不從並世子慈𤇺皆遇害嗣封者不知何人列傳世表無可考而宏光之南奔也舊史皆云福周潞崇四王

丁丑明論止滇黔援兵

貴州李若星以兵勤王論止之如已到常德即留隸何騰

岐

明御史袁洪勳 黃耳鼎疏劾袁繼咸甯南侯左良玉疏辨論解之

先是繼咸言 要典不必重翻左良玉亦疏言要典治亂所關勿聽邪言 致與大獄王曰此朕家事列聖父子兄弟之間數十年無 纖毫間言當日諸臣妄興誣構卿一 細閱亦當倍增悲憤 但造禍之臣物故幾盡與見在廷臣功罪無關悉從寬宥 不必疑猜黃澍之被收也倘良玉不至繼咸爲之請左光 先呂大器先後被逮皆不至宏勳因劾繼咸庇護三案公 然忤逆繼咸疏辨王曰袁繼咸身任封疆自有本等職業 賊信方急當一 心料理軍務不必借題尋釁

會稽咸議造戰艦檄九江僉事葉士彥於江流截買材木士彥家蕪湖與諸商暱封還其檄稽咸恥令不行疏劾士彥士彥同年御史黃耳鼎亦劾稽咸疏中有稽咸心腹將校勸左良玉立他宗良玉不從之語蓋欲構稽咸於良玉也而良玉常以不拜監國詔自疑聞耳鼎疏中語益懼因上疏明與稽咸無隙耳鼎受人指使且言要與宜再楚王諭解之由是尋小盆衛稽咸將召入害之推爲刑部右侍郎王曰彼地須稽咸耳不允又推爲戶部右侍郎王還無以牽制良玉亦不許

徐鼒曰李清南渡錄謂馬阮欲以三朝要典大興黨人之獄累請不允向疑清言之爲其主諱也及觀其諭解良玉

委任纖咸詞氣婉而處置當而且拒納銀贖罪之請禁武臣罔利之非蓋非武宗之昏騃比也使得賢者輔之安知偏安之不可爲邪莊烈帝曰朕非亡國之君卿等皆亡國之臣吾於南都亦云

己卯明鑄各衙門印去南京字

禮部右侍郎管紹甯於寓所失部印馬士英銜其請改鑄各衙門印去南京字

徐鼒曰書曰去南京字何明當日君臣之無意中原也然則何以不云紹甯失印也失印常罪也無足書

癸未明僧大悲伏誅

先是阮大鋮作正續蝗蝻錄蠅蚋錄蓋以東林爲蝗復社

爲蛹諸和從者爲蠅爲蚋比大悲獄起迺密與張詠振謀
更造十八羅漢五十三參七十二菩薩之目十八羅漢者
史可法高宏圖姜曰廣吳甡張愼言徐石麒鄭三俊黃道
周解學龍呂大器祿國事路振飛袁繼咸易應昌孫洊金
光辰郭維經侯峒曾也五十三參可數者許譽卿詹兆恆
姚思孝華允誠葉廷秀章正宸王亞熊熊維典陳子龍熊汝
霖游有倫成勇黃澍也七十二菩薩則王志道劉同升趙
士春芳採金聲沈正宗張采熊開元張有譽馬嘉植沈宸
荃喬可聘郭貞一劉宗周吳佳胤黃端伯祁彪佳張國維
何剛錢栴王孫蕃也餘不可詳皆前主立潞王議及東林
復社之有名者冀以一網盡之搆帆衛錄而滑稽僧袖

中將窮治之以與大獄馬士英謂不可驟發此難力持之僅以大悲所供錢謙益申紹芳二人上聞謙益紹芳疏辨乃坐僧妖言律斬之

明鴻臚寺少卿高夢箕密奏崇禎帝太子北來

或曰吳三桂擁太子至永平檄中外臣民將奉入京即位至榆河陰逸之民間使人導入皇姑寺太監高起潛奔西山太子偕之至天津浮海而南八月抵淮上有傳言沈定王於河者起潛知朝中旨欲加弒害其姪鴻臚夢箕不可挾之至蘇州流轉至杭州太子不堪羈旅於元夕觀燈浩歎爲路人所窺指夢箕懼禍及已乃赴京密奏王遣內豎李繼周持御札召之繼周尋得之於金華至杭州撫臣張

秉貞朝見之

是月闖賊復犯明鄖陽守將王光恩禦卻之

光恩均州降渠小秦王也初與張獻忠羅汝才爲賊獻忠汝才降而復叛均州五營懼見討自疑又以獻忠強虐爲所併光恩斂衆據險居久之乃降按察使高斗樞招之同守鄖陽崇禎十四年六月獻忠自陝而東光恩及弟光興分扼之戰頻捷十五年冬李自成陷襄陽均州逼鄖陽光恩擇隘口築砦賊逼砦而營積木與砦平光恩火焚之賊不得近礮裂砦光恩泥壑扳護之且守且築夜縋壯士斫其營賊驚遁十七年正月僞將路應標以三萬人來大舟戰艦泝流而上光恩設木砦於漢江深處而以輕舟往來

截殺四門縱火賊棄礟奪路走光恩令別將循江鼓譟賊擠入水江水為赤又遣人入均州燒其蓄積賊乃退是月賊衆二十萬水陸并進光恩遣別將禦之江渚自率輕騎營城外伏步卒榛莽間賊至苦路險不能馳突而步卒出沒如神薄暮縛荻樹杪火光參差上下親帥死士短兵衝賊壘伏兵四起喊聲震天賊衆大潰乃循江回搗賊水營與別將之營江渚者前後夾擊賊棄舟從北岸遁盡獲其精騎飛艦蓋前後四至皆大創賊自是不敢窺鄖矣後降於

王師而復為明用乃見誅其弟光泰光興等崛強楚蜀間凡十餘載

徐鼒曰前胥高斗樞鄖陽固守功茲歸之王光恩何義互見也斗樞能用光恩是光恩之破賊皆斗樞致之故歸功斗樞然無光恩則斗樞無由成功故仍歸功光恩義之互見者也

國史載光恩投誠後爲道臣李之綱所訐逮問弟光泰遂叛而顧炎武聖安本紀附錄謂光恩死於國難以忠節終何歟異若是蓋光恩兄弟雖勢迫投誠始終爲明用也光泰光興等出沒楚蜀迄於滇亡考其顛末蓋與金聲桓李成棟姜瓖之徒異矣

三月甲申朔明北來太子至南京

太子駐興善寺以勇衛營兵五百人守之夜五鼓傳旨移

太子於錦衣衛都督同知馮可宗邸舍或曰太子在興善寺王命北京張王二內豎覘之二豎見太子抱足大慟天寒往解衣以進王聞之大怒掠二豎俱死李繼周亦賜酖至邸人聞太子至人人色喜言王未有子且以為子一日遍召百官投職名最後太監盧九德至太子呵之曰盧九德汝何不叩首九德不覺叩頭觳觫辭出戒營兵曰好守視眞太子自應護衛假者亦防逸去尋傳旨不許文武官私謁中夜移太子於大內云或曰馮可宗亦作可京

徐鼒曰書曰北來太子何疑以傳疑也有曰眞太子者矣有曰僞太子者矣謂為眞者信乎則藩鎮之疏民庶之口皆未身侍青宮面對獄詞據傳聞以言之也謂為僞者信

乎則馬阮方以翊戴福王爲功諸臣又皆朋附馬阮之人推戴潞藩之獄方避其齮齕之不暇而孰以直言沽殺身之禍乎況拱乾既降賊之人正宗輩列貳臣之傳從新背故是其本懷雖爲講官胡足徵信然則詳列稗官家言何也史家之法毋以己意棄取第直書其事而是非自見是皆當日故老耳聞目見之談摭而列之使後之能斷斯獄者有所左證焉疑事毋質直而勿有其猶行古之道乎

乙酉明命羣臣審視北來太子眞僞

王御武英殿命府部九卿科道官及前東宮講官中允劉正宗李景濂少詹事方拱乾等審視拱乾趨入太子呼曰方先生及問正宗等皆不識問講書何地講何書習何字

答多不符給事中戴英進曰先帝十六年冬御中左門親鞫吳昌時太子侍旁憶之乎不答羣臣環詰之遂自供爲王之明故駙馬都尉王昺姪孫曾侍衛東宮家破南奔高夢箕家丁穆虎教之詐稱太子拱乾則於侍衛日識之也或曰王之召劉正宗李景濂也論之曰太子若眞將何容朕正宗曰太子恐未能來臣當以說辭之羣臣先後至太子東向踞坐一官以北京宮殿圖問之指承華宮曰此我所居指坤甯宮曰此我娘娘所居劉正宗曰我是講官汝識否太子不答正宗多其詞以折之太子笑而不應曰汝以爲僞即僞耳我原不想與皇伯奪皇帝諸臣無如何正宗遂奏眉目全不似所言講所做書悉悞戴英奏其僞無

疑先是楊維垣颺言於衆謂駙馬王昺姪孫王之明貌類
太子故士英襲其言以入奏也

明以逆案楊維垣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都人爲之語曰馬劉張楊國勢速亡

丙戌明下北來太子於中城兵馬司獄

或曰是日更餘肩輿送太子入中城獄已大醉醒見副兵
馬某在側問何人以官對問此何地曰公所問紛紛者何
曰行路人問何故皆藍縷某未及答曰我知之矣某以錢
一貫置几上頃之校尉四人叩頭太子指錢曰買香燭來
至則然火北向再拜大呼太祖高皇帝皇考皇帝叩首號
泣請試爲之淒然

戊子明以太監喬上總理兩淮鹽課

徐鼒曰備書何譏任宦官也

己丑我

大清兵取明鄖城又取明西平

臣鼒曰分道南征由河南進者英親王也由山東進者豫親王也

克西平鎮將劉洪起撤兵還楚攷日本南都甲乙記又按東華錄是年七月內大臣何洛會克西平劉洪起伏誅此言取西平者疑是洪起撤兵還楚我軍退而洪起復據西平至六月而始克也

闖賊逼明承天府左良玉告急命督臣何騰蛟禦之

辛卯我

大清兵取明上蔡

明命前大學士王應熊兼制雲貴湖廣廣西鄖陽偏沅各督

撫逃四川巡撫馬體乾攷曰亦作馬乾

應熊疏言蜀境西北接鄖東抵夷陵西南由建昌通雲南東南由遵義通貴州今寇躡成都蜀人殆無孑遺議者謂李賊在陝獻忠必不北向然李賊自七月入蜀虛喝保甯順慶之吏民而制之一旦爲獻忠所驅則獻忠之無顧甚可知矣川陝總督宜提兵復保甯遏賊北顧臣得合滇黔之力以搗其空廣西鄖陽許臣節制則緩急可以呼應臣名總督四省而兵止於黔餉止於滇不幾輕視巨寇乎乃命楚鄖貴廣悉聽節制應熊又劾體乾縱兵淫掠下督撫逮訊命未達而南都亡矣

壬辰明命百官會辭北來太子於午門外

或曰有內官以密疏勸上曰東宮足骱異常形每骱則雙王命盧九德商之馬士英士英疏言疑處甚多既爲東宮脫虎口不明之官而走紹興一也東宮凝重此人機變百出二也公主見在周奎家而云已死三也左懋第僞書言北都亦有僞太子事是太子不死於賊則死於清矣講官方拱乾在獄可密諭辨之假冒則與臣民共棄之其眞也則留養深宮不可分封於外以啓奸人之心刑部嚴訊穆虎五毒備至誓死不承夢箕復上書白明因並逮治是日會審張捷坐刑部尚書高倬家召拱乾語之曰全在先生一言耳百官集午門喝太子跪蹲踞如前王鐸指拱乾曰此何人曰方先生張孫振曰汝是王之明太子曰何

必改易姓名李繼周持皇伯諭帖召我非我自來者爾等不嘗立皇考之朝乎何蒙面至此衆官莫之敢決王鐸前曰我一人當之叱送還獄

徐鼒曰甚矣明之亡也太子之獄爲最黟姑附著北都僞太子暨太平三皇子事以廣勝國之遺聞爲北都太子者甲申十月有男子自詣周奎家求見公主抱持大哭爲街道御史所奏下內院集明臣及太監辨視惟太監楊玉常進節指揮李時印等數人以爲眞或訓是永王有降賊之晉王求桂者因從闖賊留京師獨言其僞於是言眞者皆下獄刑部主事錢鳳覽詳訊以眞皇子報命求桂詆鳳覽鳳覽呵之乃復廷訊內閣謝陞馮銓等執爲僞皇子曰某

事先生憶之否陛黙然鳳覽面叱陛不臣疏言大臣不認則小臣瞻顧內員不認則外員箝口然天地祖宗不可欺滅敢以死爭之正陽門商民數人具疏救皇子詈謝陞僉跳無道攝政王曰太子眞僞無傷但晉王明之宗室謝陞明之大臣鳳覽之呵晉王百姓之詈謝陞皆亂民也同下獄死乙酉四月初六日鳳陽民張三忽誓衆救皇子生員楊某孫某應之供擒殺皇子遂死太平三皇子者順治八年冬月有人首三皇子在民間擒至南京馬提督府皇子自言供云雲菴崇禎帝三子名慈煥周后所生闖賊挾之至山海關闖敗挾之至潼關至荊襄賊散隨左營黃貴者冒姓黃左兵爲黃得功所敗屬黃蜚得功亡蜚攜走太湖

託江西樂安王樂安往閩以託瑞昌王至於潛鄉官余文
淵家與湖廣人陳砥流相親密文淵與知縣有隙事遂發
五年五月削髮爲僧號雲菴與砥流浪迹江北各菴販茶
虎邱識常州吳中駙中詩扇一具銀五錢而別巾因作假
劄賈利不遂首之撫院捕獲砥流於蕪湖遂併拨至江甯
云東郡老人之言曰在北京者一以爲永王一以爲太子
若北爲太子則南京者僞矣然士民疑其可疑者不到官
而走紹興卽如其言彼自走紹興於朝廷何與而必追之
來不可解者一也初到僧寺禁諸謁多兵護防中皆付獄
不可解者二也既確然僞矣不加稱秧有與付獄竹筐前
導三也又曰三皇子者定王也然既依艮王則左兵東下

必喜得王何故隱名逆賁賁入海奉義陽王何故舍皇子而戴宗室事固有不可度者存疑可耳攷曰以上見傳信錄南略

明有婦人童氏自言福王妃下錦衣衛獄

初王之爲郡王也娶黃氏早卒爲世子娶李氏遭洛陽變亡嗣封之歲封童氏爲妃生一子不育已而王棄藩南奔太妃與妃各依人自活太妃之入也巡按陳潛夫奏妃故在庶吉士吳爾壎亦附疏白之王弗召妃乃詣巡撫越其傑自陳其傑會同劉良佐具儀衛送至京王怒詞爲妖婦付錦衣衛監候妃在獄自書入宮日月相離情事甚晰馬士英曰人非至情所關誰敢與陛下稱敵體王又弗顧而命嚴刑拷之妃徒跣號罵不三日死王還怒於潛夫爾壎

並逮治攷曰本釋史勘本又甲乙史載童妃下錦衣衛獄事云童氏河南人知書既入獄都督馮可宗詰之章氏云在尉氏遇王叩首王攜置候中日我作無人李妃不知所在汝貌好事我居四十日闖寇警偕王至許州遇太妃悲喜交集州官給館餼居八月養一子彌月死及京都陷又南走遇土賊失散聞上為帝甚喜因哭嗎王為負心短命人在獄書相從日月相離情事乞可宗上達可宗因所陳本末甚悉入奏王見書而亦撫地不視可宗不敢再言呼毛年丁以王語告童氏氏大哭且呪且詈曾有奸人詹自種門應元先後入宮門譏寫奉旨杖死半子遂不敢欽食之氏久之鐵死又遣閱云遇王於尉氏相依生一子已六歲誤也河南於十四年陷王之遇妃尉氏是失陷後事至此方五年何得生子六歲乎前人謂鄒淌書不足信良然又某氏童妃續記愈支離不足觀矣

徐鼒曰書曰有婦人自稱何疑詞也童氏之事可疑乎無可疑也天下至頑劣之婦未聞有冒爲人妻者況以天子之尊宮禁之嚴乎無已則或其瘋顛也而溍夫其杰爾壎員佐諸人非有心疾柰何以瘋顛婦人奏聞之儀衛送之

伏道誅之乎且即僞也亦必入宮而見而後知之即不然亦必召入太后宮集從行閹人審驗而知之豈有未見而逆知其僞乍聞而遽怒其人者吾固於太子之僞未敢質言之而於童氏之事則無疑也無疑則爲有疑詞也曰蓋其慎也夫人情於夫婦之間往往有曖昧不可告人之事君焉知王之斥爲妖婦也非有深怒積怨於氏故鬬之而遽怒怒之而遽殺乎故仍疑之蓋其慎也而或有信童氏之不僞而轉疑福王之僞者疑之者之說曰糟糠故配患難相依有何大過而必置諸死地始於太妃之至括取金錢以邀其驩尤恐妃之入而識破機關故急滅其口也又一說曰此馬瑤草詭謀迎立本非明室宗支也夫母子

夫妻之情一也冒人之子以爲帝與冒人之夫以爲帝其事亦同也何不畏其母之識破而金錢結之獨畏其妻如是乎且士英之迎立非有不韙李園之謀也不過欲以擁戴居功耳是時宗室流離者不可勝計何人不可擁戴而必取不知誰何之人爲之乎況堂堂留都以史閣部高膠州諸賢之定策名賢林立勳戚滿朝而使卜者王郎踐祚纂統有是理乎是皆疾之已甚之詞而爲獨夫者所宜戒也

明以耿廷籙巡撫四川

廷籙臨安河西人天啓甲子舉人崇禎中以知州疏陳時政擢山西僉事改監軍京師陷走南都以張獻忠亂

蜀加太僕少卿赴雲南監沙定洲軍由建昌入川討賊尋
命以僉都御史代馬乾爲巡撫未赴而定洲亂作蜀地亦
盡失遂止不行

闖賊寇明潛江

癸巳明遥祭諸陵

乙未明阮大鋮薦馬士英之子錫爲總兵官仍掌京營攷曰前李國輔往視雲霧山所管勇衛營士英以錫代之故云仍掌也

徐鼒曰特書何明二人之朋比無所忌憚也

明黄得功疏論北來太子事

三法司以獄上王命法司嚴訊兩月以來往來蹤跡及主
使之人於是人情益懼民間流言謂馬士英王鐸共謀戕

告太子黃得功疏言東宮未必假冒不知何人逢迎定爲奸僞先帝之子卽陛下之子不明不白付之刑獄將人臣之義謂何恐諸臣諂徇者多抗顏者少卽明白識認亦誰敢出頭取禍乎乞多方保留若驟處死卽果詐僞天下必以爲眞矣有旨王之明親供假冒有何逢迎不必懸揣過慮

戊戌明復會審北來太子於朝

左都御史李沾令校尉戒太子必直言某及審時沾呼王之明不應噉問何不應太子曰何不呼明之王沾喝上拶太子號呼皇天上帝聲徹內庭士英傳催放拶沾復好言問之太子曰汝令校尉囑我校尉自能言之何必我言前

日追者何處追者自知何必問我高傑令扶出將出朝皆東官件讀邱致中抱持大慟王聞之命擒付鎮撫司夜有題詩於皇城者曰百神護蹕賊中來會見前星閉後開海上扶蘇原未死獄中病已又奚猜安危定自關宗社忠義何曾到鼎台烈烈大行何處遇普天空向棘園哀御史陳以瑞奏愚民觀聽易惑謂諸臣有意傾先帝血胤有旨王之明勿驟加刑俟布告天下愚夫愚婦皆已明白然後申法

明命黃斌卿以原官掛征蠻將軍印鎮守廣西

明以方國安爲總兵官掛鎮南將軍印駐防池口

明命崇王慈爚居福州

明上懿安皇后謚

謚曰孝哀慈靖恭惠溫貞偕天協聖哲皇后

明更福恭王謚爲孝皇帝

明命黃得功移鎮廬州與劉良佐合力堵禦

壬寅明以思宗忌辰設壇遙祭以獻愍太子定哀王永悼王

祔祭

百官於太平門外設壇遙祭獨阮大鋮哭而呼曰致先帝殉社稷者東林也不盡殺東林無以對先帝於地下今陳名夏徐汧俱北去矣馬士英急掩其口曰毋徐九一見有人在九一汧小字也是日史可法望祭河上因上疏自劾言天星已周君仇未復乞先治臣罪以謝天下

癸卯明命三法司覆審北來太子炦黃得功疏

明劉良佐疏論北來太子童氏事

良佐疏言上爲羣臣所欺將使天倫絕滅王曰朕於夫妻伯姪之間豈無天性况宮掖相從患難者頗多朕於先帝無纖芥之嫌因宗社無主不得已從羣臣之請勉承重寄豈有利天下之心忍加毒害於其血脈至於舉朝文武誰非先帝舊臣誰不如卿肯昧心至此朕夫妻之情又豈羣臣所能欺蔽但太祖之天潢先帝之遺體不可以異姓頑童瀆亂宗祧宮閫風化所關豈容妖婦闌入國有大綱法有常刑卿不得妄聽妖訛猥生疑議因命法司先將二案審明情節傳示中外以釋羣疑然而流言日甚

明左良玉疏論北來太子事

良玉疏言東宮之來吳三桂實有符驗史可法明知之而不敢言此豈大臣之道滿朝諸臣但知逢君罔惜大體前者李賊逆亂尙錫王封何至一家視同仇敵明知窮究並無別情必欲展轉株求使皇上忘屋烏之德臣下絶委裘之義普天同怨皇上獨與二三奸臣保守天下無是理也親親而仁民願皇上省之有旨東宮果眞不失王封但王之明假冒正在根究其吳三桂史可法等語尤係訛傳法司將審明情節宣諭該藩時良玉疏見邸抄工部侍郎何楷言鎭臣疏東宮甚明有旨此疏豈可流傳令提塘官立行追毀

明何騰蛟疏論北來太子事

騰蛟疏言太子到南何人奏聞何人物色至京馬士英何以獨知其僞既是王昺之姪孫何人舉發內官公侯多北來之人何無一人確認而泛云自供蔓箕前後二疏何以不發抄傳明旨愈宣則臣下愈惑此事關天下萬世是非不可不愼有旨王之明自供甚明何騰蛟不必滋擾

明袁繼咸疏論北來太子事

繼咸疏言太子居移氣養移體必非外間兒童所能假襲王昺原係富族高陽未聞居官何事隻身流轉到南既走詔與於朝廷有何關係遣人蹤跡召來望陛下勿信偏詞使一人免向隅之悲則宇宙享蕩平之福矣有旨王之明

不刑自認諸臣無端過疑何視朕太薄視廷臣太淺維咸

又疏言東宮真僞亦非臣所能臆揣真則望行良玉言假則請多召東宮舊臣識認以釋中外之疑疏未達而良玉兵已東下矣

明史可法疏請面陳北來太子事詔止之

可法疏請召見面言東宮處分以息羣囂有旨待奏凱後可法歎曰奏凱談何易也

徐鼒曰諸臣先後上疏概係之癸卯何以類書也

明以殿工成加閣部各臣銜

史可法太師馬士英太保王鐸高宏圖姜曰廣各太子太傅賀紹縉朱之臣高倬等各加銜內臣韓贊周盧九德等

三十五人賞賚有差

徐鼒曰特書何議濫也

乙巳我

大淸兵南下明王之綱走宿州遂取歸德巡按御史凌駉死之駉之在臨淸也間道遣人上疏言臣以鉛槧書生未諳軍旅先帝過簡置之行間遭値危亡不能以死殉國乃以餘生糾集義旅討擒僞逆誠欲自奮其桑榆之效不藉尺兵不資斗粟徒以忠義二字激發人心方今賊勢猶張東師漸進臣已上書彼國大臣反覆懇切不啻如秦庭之哭矣然使東師獨任其勞而我安享其逸東師克有其土而我坐受其名恐無以服彼之心而伸我之論為今日計或暫

假臣便宜權通北好合兵討賊名爲西伐實作東防俟逆賊既平國勢已立然後徐圖處置之方若一與之抗不惟兵力不支萬一棄好引仇并力南向其禍必中於江淮矣臣南人也卽不肖而有功名之想倘可徼幸於南但恐臣一移足大河之北便非我有故忍苦支撑於此以爲他日收拾河北畿南之本夫有山東然後有畿南有畿南然後有河北臨淸者畿南河北之樞紐也與其以天下之餉守淮不若以兩河之餉守東乞擇使臣聯絡北方以弭後患宜慰山東以固人心又言膠州對岸爲廟灣宜設水師一旅與靑齊義勇相結援東郡可不勞而下當是時朝議方以江北分四鎭無一人討及山東者疏入下省駁孤掌難

自立亦時與我

朝通書問東昌下駉南走大名我

朝以兵科給事中印魯招之駉縣之陳橋驛獨身至南都人對授監察御史代陳潛夫巡按河南駉疏言臣今與各寨將領約分地畫守做古人合縱之策一寨破約各寨救討以長河爲邊逗以各寨爲州縣以守爲戰以農爲兵臣寢食於河朔疏風裂不敢曰逸詔吏兵二部給空札百餘以待歸正之人實無一軍相策應追許定國李際遇既降導我兵南渡至歸德總兵王之綱引兵南走獨駉與土兵數百守城中遊擊趙擢入城說降駉斬以徇次日率兵出西城斫營而守者已開東北門迎降豫親王多鐸下令須生致

凌御史否且屠馴乃以兩印投井中命參將吳國興齎勅
旨並遺疏入奏云臣誓不受辱屬者仰藥引劍兩被强持
因思慷慨而殃及小民何如從容而善全大節臣毋年七
十登第未遑一省子年四歲尚未識面受命疆場義不返
顧伏乞大奮乾斷速定戰守之策則臣死之日猶生之年
單騎見豫王從子潤生從焉豫親王曰御史私渡河復抗
大軍何也馴曰以大明官歸大明何云私職授監軍恨兵
寡不得一戰何云抗長揖不拜豫親王手金爵賜之酒馴
曰夫性不飲也越日無降意乃取學道察院監軍道吳琦
於階前斬之顧馴曰公以首領易虛名乎遺以大帽貂裘
苐歸不受强留之中夜謂潤生曰吾忍死守此土以為江

南屏薇今已矣乃遺書豫親王曰願貫國無負初心永敦鄰好大江以南不必進窺否則揚子江頭凌御史卽錢塘江之伍相國也與潤生同縊死豫親王歎之察院署吏民皆哭失聲事聞贈兵部侍郎潤生御史

臣壽曰聞之溫睿臨曰當江南初建之日自謂畫淮而守孰知門庭撤而堂奧必不固也使於大軍未集之日一軍北出與駧犄角則中原或可稍持而大軍之傳檄而下亦未必如是之神且速也豫王心重駧不忍殺之有以哉

明罷安慶巡撫以兵部左侍郎朱大典爲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巡撫應天安徽等處軍務

大典字延之一字未孩金華人舉萬歷丙辰進士除章邱

知縣天啓二年擢兵科給事中出爲福建副使進右參政
以憂歸崇禎三年起故官莅山東尋調天津五年四月擢
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流賊陷鳳陽毀皇陵總督楊一鵬
被逮詔大典總督漕運兼巡撫廬鳳淮揚四郡移鎮鳳陽
在任三年累著戰功是時盧象昇洪承疇皆以忤楊嗣昌
受譴斥而大典獨無恙論者頗以此啓疑尋以[illegible]燹不戒
爲給事中方士亮等所劾事未竟而東陽許都之亂作知
縣徐調元任籍給事中姜應甲與大典有隙搆以罪詔逮
治籍其家充餉會國變止劉宗周劾其募兵勤王乃率兵
三千至南京給事中熊汝霖奏充爲事官吏部尚書徐石
麒言大典雖貪其人材足倚也今湖南殘破可命爲巡撫

練士卒具糗糧立功自効馬士英覩其哨揆旨切責不得
已乃乞援於馬阮始召爲兵部左侍郎御史鄭瑜劾其前
爲總督時侵贓得旨大典創立軍府所養士馬豈容枵腹
成餉幾何不必妄訐尋晉尙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
督廣昌靖南池皖等鎭軍務巡撫應天安慶總理糧餉兼
督上江漕糧然大典用是不能自絶於馬阮矣
徐鼒曰大典以濟世之才而簠簋不飭爲小人所挾制降
志辱身所云慾焉得剛也向非蒙難而正其志烏能以自
蓋哉
明錢謙益請自家開局修史不許
明許罪廢諸臣輸銀復官

戊申明左良玉舉兵反

初黃澍之被逮也陰諷將士譁欲索餉南京澍復日以清君側爲請良玉念所將皆亂人降卒幸假天子聲號相縻繫恐東下則散走不可復制未之許也無何而北來太子事起中外皆讙譁又李自成兵日逼良玉心動澍乃召三十六營大將與之盟良玉方沈吟未決中一將拂衣起曰疑事毋成若主帥必不動者某等請自行之良玉不得已乃稱奉太子密詔入誅奸臣馬士英馳檄曰蓋聞大義之垂炳於星日無禮之逐嚴於鷹鸇天地有至公臣民不可罔也奸臣馬士英根原赤身種類藍面昔嘗九死之罪業已僑妾作奴屠髮爲僧重荷三代之恩徒爾狐窟白門狼

吞泗上會當國家多難之日侈言擁戴勸進之功以今上歷數之歸爲私家攜贈之物竊弄威福蔽聰明挾兵力以劫人致天子閉目拱手張僞旨以讋俗俾臣民重足寒心不爲報仇而立君乃事事與先帝爲仇不止矯誣聖德初因民願而擇主乃事事拂兆民之願何由奠麗民生幻屏蔽天妖孽障日賣官必先媚婭試看七十老四三木敗類皆然節鉞監軍漁色罔識君親託言六宮備選二八狂童變爲桑間濮上蘇松常鎮橫征之使肆行檇李會稽妙選之音日下江南無夜安之枕言馬家便爾殺人北斗有朝尊之星謂英君實應圖讖除誥命貽膽之餘無朝政自私怨舊仇而外無功能類此之爲何其亟也而乃冰山發

焰鍾水與波羣小丸斥於朝端賢良竄逐於崖谷同已者性倖對虎行列豬猳如阮大鋮張孫振袁宏勳數十巨惡咸引之爲羽翼以張殺人媚人之赤幟異己者德並蘇軾才侔房杜如劉宗周姜曰廣高宏圖數十大賢皆誣之爲朋黨以快如虺如蛇之狠心道路有口空憐職方如狗都督滿街之謠神明難期最痛立君由我殺人何妨之句嗚乎江漢長流瀟湘盡竹罄此之罪豈有極歟若鮑魚皆而目類若木火重而愈烈放崔魏之類狗遞戕滅倫收鬪猷之餬猴教以升木用腹心出鎭太尉朱泚之故智壁肖甚焉墳死士入宮宇文化及之所爲人人而知之矣是誠河山爲之削色日月倏焉無光又況皇嗣幽囚列祖怨恫海

內懷忠之人誰不願食其肉敵國欝風之士咸思揉肩其
家本藩先帝舊臣招討重任頻年疾心痛首願爲鼎邊雞
犬以無從此日履地戴天誓與君側豺狼而併命在昔陶
入州請石頭之難大義於今炳然迄乎韓蘄王除苗氏之
奸臣識如斯乃盡是用礪兵秣馬討罪興師當鄭畋討賊
之軍意裴度蔽邪之語謂朝中奸黨盡去則諸賊不討自
平倘左右兇惡不除則河北雖平無用三軍之士戮力同
仇申明仁義之旨開首嚴焚戮之隱禍不或妄殺一人以
傷天心不敢荒忽一日以忘王室義旗所指止明爲人臣
子不忘君父之心天意中興必有間世英靈天翼皇明之
運泣告先帝揭此心肝願斬賊臣之首以復九京還收阮

奴之黨以報四望倘惑於邪說詿誤流言或聽奸臣之指揮致樹義兵之仇敵不濟一腔熱血鬱爲輪囷離奇勢必百爲雄兵化作蛟螭妖孽玉石俱焚之禍近在目前水火無情之時追維心痛敬告苦衷願言共事嗚乎勍無正位誰斥李林甫之奸國有同心尚懷鄭虎臣之志我祖宗三百年養士之德豈其決裂於僉壬大明朝十五國忠義之心正宜暴白於魂魄速張殪虎之威勿作逋猿之藪燃董卓之腹膏溢三旬藉元載之廚椒盈八百國人盡快中外甘心

致因此檄見明季遺聞又甲乙史與明乙編作檄云馬士英寶豫無知貪狠背義親異人爲奇貨私移毒以種奸黨煽衆之下開恣寵馬以任意不難居滅皇宗逐敢戕殘太子效胡濙之行動[illegible]不低之逝於流界獅錢帝之節訊大于又不容其發於宗言字小羅織凡燕隊而已深中肝臨四國律禁而興難李沛威拷何加離經

舒恭暨王鐸嗚招有甚朱友恭塞誇豈先帝下足復誓漣既沈其弟又戕其兄將小朝自有一番人既創其臣並翦其亡嗟乎安金藏之不作丙定侯之已亡附會成案誰敢日吾君之子之依違欲了成稱曰的係他人臨江之嘗亂虎是可忍也子輿之遇蟒毒尚何言哉良玉受恩故主對泰通侯寗無食荼之思詎忘結草之報願借義十共討天仇嚴虎豹之亟驅風霆氣憤矢鷹鸇之必逐日月光明鄧塢豐盈應有燃臍之禍漸台高擁難逃切舌之灾云云按此檄專指北來太子事不及其他且挾異人爲奇貨數句指斥宏光故袁繼咸斥良玉云先帝舊德不可忘今上新恩亦不可負乃約改檄爲疏是此檄後廢不用也故甲乙史云遠近傳播惟京中噤口當是此檄未至南都也附志之

復馳疏云竊見逆賊馬士英出自苗種性本凶頑臣身在行間無日不聞其奸邪先帝皇太子至京道路洶傳陛下屢發矜慈士英以眞爲假必欲置之死而後快其謀臣前兩疏望陛下從容審處冀士英夜氣稍存亦當剔腸悔過以存先帝一脈不意奸謀日甚臣義不與奸賊共天日矣

臣已提師在途將士眦目指髮皆欲食其肉臣恐百萬之
衆發而難收震驚宮闕且聲其罪狀正告陛下仰祈剛斷
與天下共棄之自先帝之變人人號泣士英利災擅權事
事與先帝爲仇欽案先帝手定者士英首翻之要典先帝
手焚者士英復修之思宗改謚毅宗明示先帝不足思以
絕天下報仇復恥之心罪不容於死者一也國家提衡文
武全恃名器鼓舞人心自賊臣竊柄以來賣官鬻爵殆無
虛刻部門有職方賤如狗都督滿街走之謠如越其杰以
貪罪遣戍不一年而立升部堂　以貪汚被犯不數日
而夤緣僕少袁宏勳與張道濟皆詔獄論罪者也借起隮
徑復原官如楊文驄劉泌王燧以及趙書辦等皆行同犬

彪或罪等叛逆皆用之於當路凡此之類直以千計辭行難書罪不容於死者二也閹臣司票擬政事歸六部至於兵柄尤不容兼握士英已爲首輔猶復掌樞是弁髦太祖法度又引腹心阮大鋮爲添設尚書以濟其篡弑之階兩子梟獍各操重兵以爲呼應司馬昭復生於今日罪不容於死者三也陛下選立中宮典禮攸關士英居爲奇貨先擇其尤者以充下陳而又私買歌女寄養阮大鋮家希圖進選計亂中宮陰謀叵測罪不容於死者四也陛下即位之初恭儉神明士英百計誑惑進優童豔女損傷盛德每對人言惡則歸君罪不容於死者五也國家遭此大難須寬仁慈愛以收人心士英自引阮大鋮以來睚眦殺人如

周鏕雷縯祚等煅煉周內株連蔓引尤其甚者借題三案將生平不快意之人一網打盡令天下士民重足解體罪不容於死者六也九重秘密豈臣子所敢言士英遍布私人凡陛下一言一動無不窺覘又募死士竄伏皇城詭名禁軍以覘陛下動靜曰廢立由我罪不容於死者七也率士碎心痛號者先帝殉難皇子幸存前此定王之事故曰時有言定王南來士英遣人沈之河者見野史至今傳疑未已況今皇太子授受不明士英乃與阮大鋮一手握定抹殺的確識認之方拱乾而信串通朋謀之劉正宗不畏天道神明不畏二祖列宗不畏天下公議不畏萬古綱常忍以先帝已立十七年之嗣君爲四海謳歌獄訟所歸者付之幽囚天昏地慘神人

共憤凡有血氣者皆欲寸磔士英大鋮等以謝先帝此非臣之私言諸將士之言也非爵臣標將士之言天下忠臣義士愚夫愚婦之公言也伏乞陛下立將士英等肆諸市朝傳首四方用攄公憤臣等束兵計刻以待不禁大聲疾呼激切以聞（攷曰此疏見甲乙史）是日焚武昌東下自漢口達蘄州火光接天者二百餘里劫巡撫何騰蛟與俱置之別舟以副將四人守之舟次漢陽門乘間躍入江四人懼誅亦赴水騰蛟漂十餘里至竹簰門漁舟救之起則漢前將軍關壯繆廟也家人懷印者亦至相視大驚覓漁舟忽不見遠近謂騰蛟得神佑益歸心焉

徐鼒曰自公羊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君側惡人之說

而後世稱兵向闕者託之嘗讀尹起莘綱目發明曰後世有假晉陽之事以爲脅制之舉者皆春秋之所誅而綱目之所謂反者也此義行則賊亂之徒無以藉口爲舉兵之端而反叛之禍庶乎其可熄矣

明以錢繼登總理兩淮鹽法兼理江防罷巡鹽御史攷曰南都甲乙紀作錢繼登誤也繼登字龍門嘉善人萬歷丙辰進士

壬子我

大清兵取明潁州復取明太和

劉洪起奏北兵勢如破竹恐爲南京之憂王永吉奏徐鎮孤危何以保江北乞飭史可法衞允文共保徐州馬士英不應

明加李本深左都督提督高傑標下軍馬

初傑所將皆秦人於四鎮中最強朝廷以衝地委之自李本深等棄汛奔還而提督之命久不下將士無固志我兵自入梁以南如入無人之境破蒙城逼淮徐江南震恐乃詔從史可法議以本深為左都督領興平諸將可法疏云臣受命督師無日不以國事為念而人情難協事局紛更睢州大變之後又有維揚之擾外侮未禦內釁方深擁節制之虛名負封疆之大罪竊自悲也先是提督之命未下高營將士洶洶臣不得不容之以鎮靜李本深忠癡未起臣不得已先將鎮臣胡茂貞札發矣

明遣使冊封琉球國王

明攝巡撫四川事馬乾復重慶

乾昆明人崇禎癸酉舉人知四川廣安州夔州告警巡撫邵捷春檄乾攝府事獻忠攻圍二十餘日固守不下會督師楊嗣昌兵至圍始解擢川東兵備僉事成都陷龍文光死蜀人共推乾攝巡撫事檄副將曾英擊走賊將劉廷舉復重慶是時乾已爲督師王應熊所劾而道阻詔命不至乾行事如故焉

徐鼒曰已革職矣猶曰攝巡撫四川事何明乾之無罪也

明松潘副將朱化龍同知詹天顏復龍安茂州

明王應熊樊、旋遣兵復敘州

應熊奉命督師救蜀寇而諸郡惟遵義未破應熊入居之

績素誓師傳檄討賊總督樊一蘅適至命諸郡舊將會師大舉起甘良臣為總統副以侯天錫屠龍合參將楊展遊擊馬應試余朝宗所擕潰卒三萬人於是年三月攻敘州斬賊數千級走偽都督張化龍復其城馮雙禮來爭又敗之孫可望來援相持一月一蘅糧盡退屯古藺州展退屯江津賊迺截朱化龍於羊子嶺化龍率番兵衝擊賊驚潰遁去

明武進士楊展誅獻賊偽官於犍為遂復嘉定

展與曹勳同守成都被縛斷索躍入江泅水至嘉定而賊已改嘉定為府乃潛入犍為殺偽令以起事襲嘉定州人開門納之又曹勳起黎州與展聲勢相應和焉

明副將曾英參政劉麟長大破獻賊兵於多功城

劉廷舉之棄重慶走也求救於獻忠獻忠顧劉文秀曰楊展不足忌重慶要害地不可失也命文秀水陸並進英麟長自遵義使部將李占春逆之於多功城與于大海併力夾擊文秀大敗其別將攻嘉定者亦大挫劇賊怒坑其大營兵三千人於大儀縣占春涇陽人大海項城人皆英腹心將以勇聞英之成功二人之力也

明雅州知州王國臣叛降於獻賊天全六番招討使楊之明進士宗室朱奉鉀舉人鄭延爵起兵拒賊敗績皆死之

國臣西安人初通闖將馬珍繼又歸於獻忠與下川南道胡寅不睦將執以與賊寅逃入土司高奇禮家而土司楊

姓者與高世仇互仇殺楊之裔者又欲因亂弑兄之明以降賊遂執胡寅並家口數十人送獻忠殺之之明等介謀起兵與賊戰於雅州飛仙關兵敗被殺延爵收兵再戰歿於陣

明黎州宣慰司馬京及其弟亭起兵討獻賊

初賊以蜀人易制惟黎雅間土司難於馴服用降人為招誘鑄金印齎之馬京者漢將馬岱後也年十六擲印於地誓不屈偽游擊苗某赴黎雅任京密調番衆與亭攻之擒偽弁七十餘人斬之演武廳祭旂討賊

明馬京馬亭以土千戶李華宇指揮丁應選守備楊起泰兵大破獻賊兵於雅州斬其偽帥遂復黎雅二州

京兄弟起兵令白通使及白寡翠招致富莊頭人姜黄奈李蔡包張七姓子弟土千戶李華宇者年八十矣亦率衆至京即以七姓畀之而海棠堡指揮使丁應選甯越守備楊起泰以觀察胡恒之檄引兵入援聞恒死遂與京兄弟合得兵萬餘與賊大戰於雅州龍觀川殺數千人陣擒僞帥方總兵斬之餘賊遁還遂復黎雅京少年好酒色踰年竟卒

明四川民共起誅獻賊僞官

時四方兵大起揭竿糾集取賊所置守收令判或刺於庭或投之水火一時殆盡

獻賊大殺其僞官

賊厭苦朝會擲所御冠足蹋之索大帽著之乃快御馬出剝人法皮未去而先絕者刑者抵死偽兵部龔完敬以道不治刑前法封剝實以槀衣冠以徇於市偽祭酒某以生辰受諸生禮值十錢誅法亦如完敬召諸生集而觀之孫可望之有事於漢東而還也偽官連名狀迓之於郊可望不敢隱獻忠怒其沿故朝陋習棒殺二百人或有以獲明士太甚爲言者獻忠笑曰文官怕沒人作耶偽官嘗朝會拜伏呼獒數十下殿獒所齅者引出斬之名曰天殺人莫得而測也右相嚴錫命家在綿州獻忠過之見其宅第壯麗斬之

獻賊大殺四川紳士

初謂蜀人易制漸以出兵數敗士衆反覆攖袂嗔目有咀嚼蜀人之心會朝天關獲諸生顏天漢等通自成表怒謂蜀境俱反詭云選舉鄉紳不至者孥戮之既集則令由東門入西門出盡斬之詭稱試士於貢院設長繩離地四尺身踰繩者驅至西門外青羊宮殺之凡二萬二千三百人棄筆墨如邱塚惟二十年幼不及繩留作書記又詭稱試武生而無馬命取已馬之瘠劣者使騎發巨礮合營呼噪以應之馬驚人墮蹂為肉糜賊撫掌大笑攷曰自夜重慶而下惟復敘州是三月事餘事先後無可攷姑以類附之蜀碧亦同此

小腆紀年坿攷卷第九

儀徵宋左夫光伯
泰順林太冲鶚
福州謝定甫宗善　參校
同里受業汪逢刊